

## 開放文學－風花雪月－御香縹緲錄 第十五回 田野之欣賞

天津站上預定的儀注，遠不僅如上面所講的那樣的簡單。因為這是一次瓦古希逢的盛典，在事先，袁世凱他們這些人，已早就和慶善李蓮英輩接洽好，決意要儘量的鋪張一番，熱鬧一番；可是太后竟並不能完全依從他們，當伊把各官所獻的禮物全收下之後，伊就自管自的回到了車上來，吩咐開車，以致無數未曾演出的大節目，全給伊一筆勾銷了。這當然是很掃興的！其實，這種繁文縟節對於太后，真可說是極普通的家常便飯，那一天沒有，它們簡直到處把太后包圍著，不讓伊有清靜的機會。不過情形畢竟有些不同，往日在宮中整日整夜所搬演的許多儀式，雖說是因為太后自己太不肯放鬆的緣故，形式上總是非常的莊嚴，但無論如何，大家到底不能使這種演得過於純熟的把戲永久維持著緊張活躍的精神，而這一次在天津站上舉行接駕典禮時，卻是人人都感覺到有一種比較興奮的情緒，象尋常人在每次逢到什麼節日的情形一樣。尤其不同的是，差不多每個人，都有幾分旅行的樂趣，在神情之間顯露著。

太后現在雖是一般的也端坐在伊那一間列車上的小朝廷裡，但伊的視線，卻不再集中在車壁上各個小木架所托著的許多現代珠玉古玩上了；伊只是目不稍瞬地看著那一條幸運的小狗，和那兩頭初到的鸚鵡。伊的意思似乎是想知道狗見了鸚鵡，鸚鵡見了狗之後，會有什麼特殊的動作做出來？就是我，也滿心以為這兩種畜生既已安置在一起，必不能沒有新事故在這座小朝廷裡發生了。豈知事實恰好和理想截然相反：那狗對於鸚鵡，根本並沒有什麼興趣，彷彿不曾看見它們一樣。這已可證明那狗雖然具有比較奇特一些的外貌，但它的智慧，卻仍和尋常的狗，不相上下。——也許是更笨一些，我真不明白，太后為什麼獨是歡喜它？——再說那兩頭鸚鵡是格外教人失望了！

當然，我對於它們的毛片，自也不能抹殺事實，不贊一聲美麗；無奈毛片儘管美麗，可厭卻終是可厭。它們簡直整天不停的在吵鬧，除掉我們睡覺的時候，不知道它們是否依舊還在吵鬧之外，只要我們醒著的時候，便不停的聽見它們在喊「老佛爺吉祥如意」，「老佛爺平安」，顛來倒去的老是這兩句刻板的頌詞。喊到後來幾乎使我們每個人都聽得頭痛了，恨不能用什麼東西去塞住他們的嘴；可是太后卻不但不覺得可厭，而且每聽到他們喊一句，臉上必露出一絲笑容，誰也不知道伊究竟有什麼興趣感到！從這一點上推想起來，我不由不分外的佩服袁世凱了！他是何等的善於迎合太后的心理啊！光是教那兩頭鸚鵡說兩句極尋常的吉利話，也就收到了極好的效果；以後，只要太后每聽一次鸚鵡叫，伊便不能不想到袁世凱。這樣，袁世凱的寵信，自然是格外的鞏固了！

因為太后這一次坐著火車旅行，還是生平第一遭的關係，所以我們的車上，另有四個醫生帶著；他們的任務除掉服侍太后之外，也有一部分是為著要保護我們這一班的健康而同行的。

但是造化得很，一路上我們這一班人裡頭，竟沒有一個受過絲毫病創，大家好像是有意跟那四位大夫賭氣似的從不曾都他們出過一回風頭。

在我們一起，還有一個因臨時的需要，而擢升至很重要的地位的太監。這個人並無別的長處，就只是他先世業農，他本人又愛研究，所以對於植物學——各種草木的認識——很具有一些過人的造詣。他特地被帶到太后這一輛車上來，站在張德那一間狹小的烹茶室裡，整天靜悄悄地候著；如其太后偶然望見窗年軌道兩旁有什麼特殊的花草或樹木，為伊自己所沒有見過，或見過而已經忘掉它們的名稱的時候，便立刻把這個太監喚出來，教他詳詳細細的說明。

因為太后所要的答覆往往不只是一兩個字，必須是有頭有尾的長篇敘述，於是這個太監一遇空閒，便專心一志的躲在那狹小的烹茶室裡，翻閱一切關於植物學的書籍，痛下準備功夫。這樣，他不但每次總能有很完備的答覆供給太后，而且往往是有問即答，從不遲疑。本來，太后的脾氣原是最急躁不過的，他要如不能在太后發問後的三四分鐘之內答覆出來，無論他的答覆如何詳盡，如何完美，伊也必不能忍耐，而立加斥責；話雖如此，這個太監的答覆根本上是否可靠，卻還無人可以擔保。所以我對於他的話，總是抱著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態度；幸而他的詞令很好，聽了教人盡可不覺得厭煩。

一路上，還是因為時令的關係，毛毛雨一陣陣的下個不停，而天氣卻是逐漸的和暖起來了；待我們這一系列黃色的列車拖著我們，漸漸地滾上奉天邊辦的時候，天時已正式轉入晚春中去了，風打在人臉上拂過，只覺得一陣溫暖，彷彿要把人融化似的，我們這一群人的心上，也跟著增加了無限的愉快；我們愈是和那喧哄紛擾，森嚴可怖的北京城離開得遠，便愈是興奮，愈是快樂，誰也不願再想一想將來回去後的情形。

「啊！春天真是一年中可愛的一個季節！」空氣中的一片春意，似乎也給予了太后相當的影響；有一天，伊忽然向我感歎道：「在這種天氣裡，人真象又回到了年輕時候去！春天本來是屬於年輕人的！」

接著，伊又用了很美妙的音調，默念了一首唐代大詩人孟浩然的《春曉》詩：「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

太后對於詩詞，很有相當的欣賞；我雖然並不曾看見伊自己寫過什麼詩詞，但往往聽見伊在背誦古詩。在中國古代的許多大詩人中，伊所最讚美的便是李白，凡是李白所做的詩，伊差不多全讀過，或者可以說是全能默誦出來。因為太后這樣的愛好李詩，以致造成了一種風氣，那時候朝中一班文臣，凡有吟詠，幾乎無不以極力摹仿李白的格調為能事；偶然給太后見到了，隨便稱賞一兩句，這些人便象受了什麼榮典一樣的高興，就此自命不凡，以為真能追步青蓮了。其實太后的詩學也只是很淺薄，倒是對於中國古代的歷史和那些比較有名的稗史或傳奇等等，伊可說的是確有幾分研究，為尋常人所不及。

孔夫子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最了不得的人物，只要曾經讀過一些書的人，對於孔夫子的事跡，總能知道幾分，太后平日也是絕對的崇拜這位老先生。伊並且把孔夫子所說的許多話，記得爛熟，每逢批閱奏章的時候，或教訓伊的臣下的時候，伊往往歡喜引用上幾句，似乎要借此增加看的人或聽的人信心。

上面這兩段話是因為寫到了太后在車上低吟孟浩然的《春曉》而聯帶想起來的，和本書這一章，其實並無多大關係；現在就讓我們把它收住吧。

依我們於事後回想起來，太后這一次上東北去的旅行，雖不能說是十分吃力的長途跋涉，但象伊那親養尊處優慣的老年人當之，終究也是很辛苦的了！不過在那時候，伊自己並沒有感覺到，這是因為伊心上正受一種興奮的刺激，一心只想回到伊自己的祖宗——葉赫那拉（慈禧母姓）所生長起來的故園中去，（那裡也是作者的祖宗所生長著的地方）所以伊的精神竟特別的振作，很容易地克服了伊軀體上所受的疲勞。當清朝全盛時代，乾隆皇帝也曾一度回到奉天來過，但除掉這一位英武有為的皇帝之外，太后就是滿清歷朝帝後中第一個盪反故鄉的人；我想伊對於故鄉的各種景物，必然也抱著一團極熱烈的期望。

我們經過天津後的第二天，列車已漸漸地行近天下聞名的山海關了。其中那一位宮中僅有的植物學專家，差不多整天不能休息，老是站在太后的前面，等候伊詢問，因為這一段路線的兩旁，已很少市鎮，十九是花草叢生的田野，太后看得非常的高興，於是伊的問題，也就源源不絕的發出來了。

途中，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附近，我們經過了一條水色明靜如鏡，也沒有什麼大波浪的長河。在平常日子，這裡也許是一處很重要的水道，但在這時候，卻靜悄悄地不見有一條船舶，因為這條水流的地位，和太后此刻所經行的路軌相離得太近了，為求防護的周密起見，已暫時施行了斷約交通的禁令。不過河的本身，卻並不因無船隻往來而減色；太后看見了它，便十分的歡喜。的確，在廣闊的田野中，有這樣一條綠水點綴著，真象是一幅約妙的風景畫。但依我仔細觀察起來，這條河原來未必如此動人，一定在先期已有人前來整理過了，尤其難得的是兩岸的樹木；往常，我們總是很不容易在任何一道河流的旁邊，見到有多少樹木，原因是為了

中國人的習慣，向來知道注重園林的建設。一般窮苦人家，為著沒有錢買燃料的緣故，更爭先恐後的到處斷取樹木，以致除掉十分荒僻的區域，如吉林，黑龍江等等以外，中國本部，幾無一處森林；便是稍成行列的樹木，也少有。而在這一條長河在左右，卻有很整齊的兩行樹木種著；絲絲下垂，象一簇簇綠線似的楊柳，在水面上徐徐飄拂著，中間還夾著開得錫紅錦似的桃花，這情景端的可愛煞人。

太后看到這樣美麗的景致，那裡就肯輕輕錯過，堅執著要吩咐停車，讓伊自己下車去小步一回。伊的意志當然是沒有人能挽回的。於是這一系列黃色火車，便在中途停了下來。車上凡有執事的人，少不得一齊隨著伊下去了。但是下車盡下車，要自由行動卻不能；只有太后和我們幾個侍從女官，可以隨意走動走動。——在車上端端正正的站立了許多時候之後，這種輕微的運動，實在是十二分需要的。——因為其餘的人都得照著宮中原有的規矩，向太后肅立致敬；不過那些太監也是可以往來奔走的，太監本來不能算是人，所以也可以讓他們自由了。

只苦了那一班隨駕大臣，都象泥塑木雕似的站立著，眼睛也不能向四面眺望，必須永遠注視著太后，以便太后要有什麼話說給那一個聽的時候，這個人就可立刻走上去。

伊對著這一條水清可鑒的長河呆呆地看了半晌，似乎看得很出神的樣子。

「啊！這裡真是可愛極了！可惜我們忘記了一件東西！」

伊雖然略有幾分失望的神氣，但說話還是很柔和。「我們要是把那遊艇帶了來，豈不很好玩？」

太后原是很歡喜乘船的，伊有兩御用的遊艇置備著，每逢伊高興的時候，就在頤和園的昆明湖上來來往往的划著；可惜這兩條遊艇真是太大而太笨了，划的時候，非有許多的太監同時努力不可，因此反覺毫無興味，如果要裝載起來，至少得占到一輛平車。但是我可以斷然的說：假使玩賞的話，伊必不惜特調一輛平車，把那遊艇帶著同走；即使不曾預先知道，而現在還有極迅速的方法可以派人回去立刻裝載來的話，伊也必不惜任何費用，馬上會教人趕去弄一條來。無奈如今還沒有這種好的方法，從這裡到北京去，一來一回，至少要兩天工夫，難道好讓太后就在這裡守候著嗎？因此，伊老人家也不作此想了！只是頻頻歎息，表示無限的惋惜和留戀。我忍不住私下請問伊，如果我們真把那遊艇帶了來，伊將如何的玩法？這一問，倒使伊很上勁起來，象一個渴極的人，聽人家提起了茶的滋味一樣的上勁。伊說，伊要和我們一起坐在那遊艇裡，而讓其餘的人，依舊留在車上；但車子必須開得十分的慢，和遊艇並肩而進。這個玩法，當然是很新奇的！伊不但可以儘量的領略泛舟的樂趣，同時可以觀賞伊那新制的一套玩具，——這一系列黃色火車——在路軌上徐徐滾動。不過這樣的舟車並進，將費多少人的氣力，伊卻一些未曾盤算過。

既是無舟可泛，只得重複退回車上來，繼續東行。

這裡，靠近路軌的右邊，已是遼東灣了。在遼東灣的沿岸，北戴河和秦皇島兩處地方，都算是很著名的名勝地；太后往日也時常道及它們，可是現在在伊下不想去了，因此，我們竟和這兩處勝景擦肩而過去時，並不曾下車去看一看。當然大家都覺得很可惜。其實，太后的心上，正急著要回到奉天去；而伊的注意力，更是集中那號稱三下第一關的「山海關」上面，山海關不僅是一處險要的關隘，同時還是在歷史上把中國本部和東三省劃分為二的萬里長城的盡頭；它的古舊的灰色的尾巴，就在這裡伸入海中去。

我們的黃色列車，鑽過了許多層巒疊翠的高山的背影，正式到達了山海關。在那些高山的上面，便可以看見萬里長城，象一條巨蟒似的曲曲折折的蟠踞著。它的長度，號稱有一萬華裡之多，事實上約莫有八千華裡以上，合起公里來，總在四千五百進而左右，的確不能不說是一起偉大的工程。

山海關就在臨榆縣的境內，這縣的面積很小，也並沒有怎樣熱鬧的商市，依著常理來推測，太后的車駕，無論如何也不會在這邊邊邑僻縣內留駐的；但太后對於山海關的興趣太濃了，因此伊也連帶的注意起這個小縣來。待我們的列車在站上停靠之後（這裡卻並不曾另建新的月台，只在舊的月台上加鋪上層黃沙），伊便不住的催促李蓮英趕快去準備伊的鸞輿，決意要在這縣城內巡視一擊，還虧慶善們有一些先見，在太后未啟程之前，早就知照這這裡的官吏，讓他們好有充分的時間，把這一座破舊的縣城，用心加一番修整的工夫，免得太后看見了不高興，所以當太后下令要在城內周覽一回的時候，大家都並不怎樣慌張；因為我們推想起來，有了那麼八九天的工夫，無論這些地方官如何不行，總該修整得有些頭緒了。其時，他們的一群，也象天津站上的一群同樣地穿得十分富麗，濟濟蹌蹌的俯伏在站旁接駕。不過他們的官級都是很小的，沒有一個能趕得上給太后注意；結果是他們等於白走了一次，不過使車站上格外增些熱鬧而已，也許他們連太后的面都不曾見呢！

鸞輿從車站出發，就由當地的最高長官做引導，沿著幾條比較最寬闊一些的大道，慢慢地行去。這些街道，平時都是很髒的，今天卻已一街律上的一重黃沙，把他們本來的丑面目全遮掩過了。我雖不知道太后見了作何感想，但我自己對於這種臨時抱佛腳的佈置，卻委實覺得非常不快。中國人無論做什麼事情，總不肯早用工夫實實在在的做去，多愛在臨急的時候，用引起輕巧的方法，粉飾一時的太平；這便是一個現成的例子！後來，我們以過一座城門，便越發看透了這種病態。因為城門的工程比較上要艱巨得多，雖然有了七八天的準備工夫，但因平時一任它塌毀，不加修繕，臨時那裡修整得起來？便只能站它象一個龍種不堪的老人似的斜跛著了。

太后在城內約摸兜了半個時辰的工夫，便把城中所有的大街全走遍了；可惜我不曾請問伊所得的印象如何，否則倒很可和我自己的感想比照一下。出城之後，伊竟不讓人家有休息的時間，立刻又命令他們把伊抬到城邊的一座小山上去。這座小山的高度雖是很低的，但人若是到了它頂上去，也很能看到附近一帶的景物了。尤其是那一條古意盎然的萬里長城，格外的可以看得清楚一些！我正在獨自默默地懸想登高臨眺的樂趣，忽聽太后吩咐李蓮英差人去給我們準備轎子，我就知道這個好機會是一定再不會失去的。登山望田野，這是何等好玩的事情啊！人原是無有不好玩的；我想其餘的女官，那時候必然也很高興。至於我們的轎子是絕對不成問題：雖然我們並不曾把自己日常所坐的帶來，但在前清時候，轎子乃是各地唯一的交通工具，要搜覓十幾乘，真是極不費事的；何況慶善們通知這裡的官員準備接駕的時候，已曾附帶的吩咐過，教他們預先替我們端正下幾乘官轎，以便應用。

一到山頂，太后就望著那蜿蜒起伏的萬里長城，發出一種得意和微笑來。「當初，這一條長城原是為了著要把我們隔絕在外而築的！」伊很興奮的說別：「然而，現在呢，我們已經站到裡面來了！而且還站在這裡眺望著它。我想這是誰不曾想到的！其實，我們和中國本部有什麼分別呢？一般也是中國的一部分；語言，習尚，大半是相同的，而他們內地的人，偏要把我們看做是另外的一起，那真是太小見識了！自從我們進來當國以後，越發的打成一片了；從前的畛域，可說已一掃而空，惟有這一件已經頹廢的大工程還殘缺不全的遺留著。」

這話倒是不错的！東三省和中國本部，實在只是一家，以前也許還有幾分的隔膜，但自清朝定鼎以後，東三省人的種種特性，幾乎全被中土的人所同化了，那裡還有什麼分別？

「當明朝末年，」皇太后的話匣子，竟因這一重感觸而大開特開了。「原有一位吳三桂將軍在這裡鎮守著。和我們列成敵對的形勢。不料其時中國內部，正給流寇騷擾得不堪高想，官兵不但不能剿滅，反給他們一陣陣的殺敗下來；最後，連崇禎皇帝的寶座，也漸漸地坐不住了。於是吳將軍便差人來向我們借兵求救，我們立即答應了，他還親自開門，把我們迎接進來；從此，我們便長驅直入，得到了整個的天下。這正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大收穫！然而從此使中國本部和東三省完全溝成一氣，也未始非雙方之福。」

太后在小山上足足留連了一個多時辰，待我們大家都眺望得生厭的時候，伊老人家卻還在高瞻遠矚地望得很上勁咧。到後來，伊忽然又發出了一個很奇特的命令，說是要到海濱去看長城入海的所在。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伊是為了什麼緣故，特地要去考察那一處無關緊要的部分。

「從前的時候，」伊用手指點著那些頹壞的殘跡，用一種感慨的語調說道：「這一部分濱海的長城的建築，尤比別處築得特別

的堅固。面積也是特別的廣大，彷彿有兼作防海的長堤的意思；現在這一部分已是坍塌得不能再有什麼用處了，而本來用以隔絕我們的山海關，也象大門一般似的開直了，恐怕再過幾十年，或幾百年之後，人們對於古代皇帝建築這條萬里長城的原意，一定會漸漸地模糊，以致於全部忘卻！」

真的，萬里長城已逐漸走上傾圮的路上來了，尤其是山海關附近，坍塌格外的迅速，已現出了一個很大的缺口；京奉路的軌道就在這缺口裡很寬裕地通過。致於坍塌下來的許多材料呢？從前想必是費了許多財力搜集來的，現在卻因無人看管，只要一坍塌下來，便給附近的居民撿去，作為蓋屋子的材料了；甚至沒有坍塌的也有人會去偷拆下來，搬回自己家裡去。象這樣值得寶貴的古代建築物，一任它如此破壞，傾毀，無怪太后要不勝感慨繫之了！

現在，我們所站著的地方已是中國本部和東三省中間的交界線了，只要穿過長城，外面便是我們的祖宗以前從那裡入主中原的發祥之地。我不知道太后到了這所在，心上可有什麼感想沒有？伊似乎對於那遼東灣的一泓碧水，看得最出神。——二千年來，這裡的海水，不分晝夜的沖洗著長城的盡頭，以致於使它自動的坍塌，象一個老年的人一樣地漸漸死去。

太后慢慢地又把伊那一雙注視在海水上的眸子，移往高外的幾座山峰上去；這些山峰，都象是已被判處徒刑的囚犯一般，給人們長期拴鎖著，它們的鐵鏈便是那萬里長城。

太后忽然又把伊的視線，旋到了向東的一方面去，臉兒正對著奉天；一面還在若斷若續地自語著，不過因為聲音太低，我也聽不分明伊所說的是什麼話。伊的眸子裡更透著一種異樣的情緒，彷彿是在很遠的距離之外，給伊發現了什麼人物或景象，因此便把伊的視線吸引住了；然而我們卻都不曾有它種幻覺，大家只隨著伊老人家，望四面胡亂瞧瞧而已。

最後，老佛爺自己也眺望得夠了，便依舊回到了車上去，傳令開車。

火車當然還是開得很慢，象一條蚯蚓似的慢慢地離開了車站，打那長城的缺口裡，一步一搖的望前面滾去。當我們的機車滾進東三省的境界時，我們還在中國本部境內逗留著咧！接著，我們的黃色列車，便一輛一輛的離開了中土，進入我們的故鄉中去了。我雖然並沒有怎樣深刻的地方觀念，但依據事實而論，東三省確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故鄉啊！我們的祖先，就是在這一方土地上生長著的。

老佛爺的祖先，就是葉赫那拉的一族，一般也是這裡的土著。

東三省而且還給中國造就了一個不可一世的人物，使中國全部的歷史，因他一人而大起變化。那不是別人，便是清太祖努爾哈赤！後來，清朝的歷代帝皇，從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太后的丈夫）到光緒，全都是努爾哈赤所傳下來的子孫；我們的一家，也是他的嫡傳，不過因為所傳的支派太多，便不很為人重視了。就看這個現成的說明。

皇太后是葉赫那拉一族的後代，在從前，葉赫那拉的一族，可說是絕對不佔有什麼重要地位的；——一直到清朝亡國，他們的一族中，除掉慈禧太后一人之外，也不曾有過第二個值得教人注意的人。——而我呢，雖然在表面上，誰也不能否認我是努爾哈赤的嫡系子孫，可是現在的我，卻顛倒在宮裡給太后服役，並且還有人在暗裡嘖嘖稱羨。真可說是風雲變幻雖多，人事更難逆料了！